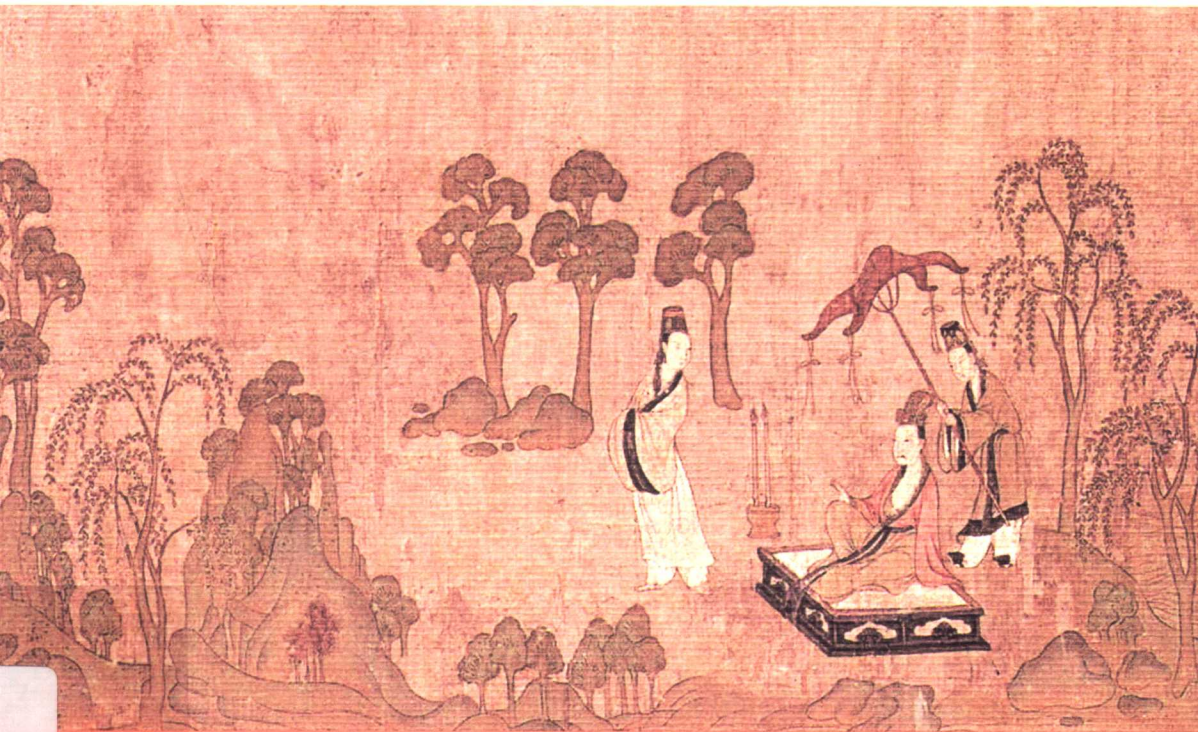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傅刚 著

《文选》 版本研究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古文学研究
ZHONGGUWENXUEYANJIU

主编◎范子烨

《文选》版本研究

傅 刚◎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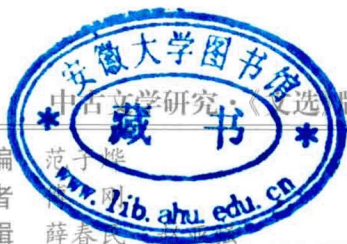
《文选》版本研究/傅刚著.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2014. 6

(中古文学研究/范子烨主编)

ISBN 978 - 7 - 5100 - 8148 - 4

I. ①文… II. ①傅… III. ①《文选》—版本—研究 IV. ①I206.2②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9103 号



主 编 范子烨
本册著者 傅刚
责任编辑 薛春民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85 号
邮 编	710003
电 话	029 - 87214941 87233647(市场营销部) 029 - 87235105(总编室)
传 真	029 - 8727967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33.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8148 - 4
定 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中古文学研究》编辑出版委员会

编委会

顾问 许逸民

袁行霈

主编 范子烨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琳(山东师范大学)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朱晓海(台湾清华大学)

刘运好(安徽师范大学)

刘志伟(郑州大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

苏瑞隆(新加坡大学)

周建渝(香港中文大学)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

胡旭(厦门大学)

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侯长林(铜仁学院)
奚彤云(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
曹 旭(上海师范大学)
康达维(美国华盛顿大学)
傅 刚(北京大学)
普 慧(四川大学)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栓才 孙延凤

副 主 任 薛春民

委 员 赵亚强 李一星 毛 蕊 白晓群 马可为 冀彩霞
唐娟莉 张博山 侯长庆 王 昭 薛 强 张 拓

校对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欣 马志林 马志超 元文广 王少宁 车向东
王娅维 王 娟 王 静 毛 蕊 吕 洋 朱成英
孙晓喜 刘艳卿 刘蕴娇 张 拓 李一星 李小奇
李 成 李彦荣 李晓静 李 艳 李 莹 李朝艳
季桂增 屈雪琛 姚 艾 侯苍峰 茹 英 赵飒飒
赵珊珊 高春民 党翔宇 逯 宏 翟传鹏 薛 强

出版说明

“中古”这一概念源自西方,本特指西方封建制时代。一般以476年西罗马灭亡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其时限范围。晚清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也套用“中古”“近代”这些概念来划分中国的历史时期,但至于哪些朝代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史学界并未有一致的观点,或以秦汉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汉末至唐代为中古时期,或以秦汉至清前期为中古时期;而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基本可等同于古人所说之“八代”,即上起东汉末年,下迄陈、隋,大体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之“中古”即是这个时代范围。此次出版的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限,个别著作涉及范围扩至唐代。

本丛书作品虽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作者的不同学科背景、研究方向的差异,其作品风格、角度也不尽相同。有的属于“文选学”研究著作,如傅刚教授的《〈文选〉版本研究》和胡大雷教授的《〈文选〉诗研究》;有的属于学科交叉研究著作,如普慧教授的《中古佛教与文学研究》和胡阿祥教授的《中古文学地理研究》;有的属于“家族文学”研究著作,如刘跃进教授的《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和丁福林教授的《东晋南朝谢氏文学集团研究》;有的属于专体文学史研究著作,如王琳教授的《六朝辞赋史》;有的属于语言学研究著作,如王云路教授的《中古诗歌语言研究》;有的属于文学名著专题研究著作,如范子烨教授的《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除了以上单本专著,还有范子烨教授辑录的《中古作家年谱汇考辑要》(三卷)。我们力求全面、深入地整合当下

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最权威成果,通过中古文学与文化研究辐射中古时期社会的整体风貌。

本丛书的一些作品是在作者以前著作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故而较为成熟。此次集结,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我们倾全社之力谋划,并有幸邀请到范子烨教授担任丛书主编,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编审许逸民先生和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担任顾问。在范子烨、许逸民和袁行霈三位先生的通力擘画点津和各位作者的鼎力配合下,以及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这套《中古文学研究》丛书才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衷心感谢为这套丛书提供过帮助的各界朋友!谨以此丛书为中古文学研究界献礼!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编辑部

2014年6月

序^①

《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以文体分类的文学总集，由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纂。它是研究从先秦至齐、梁时期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虽然现存文献记载中没有《文选》自编成后至南朝晚期流传的资料，但我们知道它从梁朝覆灭时皇家藏书被焚毁的灾难中幸存了下来，因此《隋书·经籍志》（《经籍志》乃文献学专著）才得以将其列入存书目录。

公认最早为《文选》作注的人其实是萧氏家族的一员，即萧该（6世纪后期）。萧该的祖父梁鄱阳王萧恢（476—526）是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弟弟，因此萧该也就是萧统的族侄。梁朝末年，年少的萧该应该在江陵时就接触到了《文选》。江陵为荆州治所，是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地方。《文选》编成以后，其副本很可能流传到了荆州这个梁元帝萧绎建立朝廷的地方。

萧该入隋后参加了著名的韵书《切韵》的编纂，他注过《汉书》，为时所重。他为《文选》所作的注称作《文选音义》，尽管此书已经失传，但根据书名来判断，它应该是一部解释文本字义及发音的著作^②。《文选》学肇始的一个重要促因，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学者曹宪，他在扬州设坛教授《文选》。与萧该相同，曹宪也专注于编写音义以注释文本中单字的意义及发音，但曹宪的《文选音义》现亦已失传。

虽然曹宪的《文选音义》没能留传下来，但他门下许多学生得其真传。据《旧唐书》记载，这些学生包括许淹、李善（627—690）及公孙罗，在《新唐书》中，又添加了魏模的名字。

曹宪众多学生中最为出色的非李善莫属。李善出生于江都（今扬州），即曹

①本序乃美国华盛顿大学亚州语言文学系教授、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 Knechtges）用英文撰写，由傅斯原译。

②日本存唐写本《文选集注》中有萧该《文选音》佚文。

宪教授《文选》的地方。李善所作的《文选》注,成为这部经典的阅读范本,而李善注本身也成为《文选》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李善在为《文选》作注的同时,也给原书重新分篇:萧统原书三十卷,而李善的注本则分为六十卷。在658年,李善将自己所作的《文选》注呈献给唐高宗。

李善注是迄今为止对理解《文选》文本用语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工具,他注释字词的音义、引经据典说明字词的用法、并旁征博引各类后世多已失传了的文献,为作品的字词出处作说明。虽然李善的注释如此丰富,在唐代仍有一些学者对它持较强烈的批评态度,认为李善注没有充分地诠释文本的大意,718年,吕延祚向唐玄宗呈献了一部新的《文选》注,而这距离李善向高宗献注已过去了60年。吕延祚所上的这部注,是由通常所说的五臣共同完成的,即:吕延济、刘良、张銑、吕向和李周翰。

在唐朝晚期出现了一些针对《五臣注》的强烈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匡文(9世纪末)所著的《非五臣》。他的名字也被写为李匡义,但李匡文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写法。李匡文是唐朝皇室成员,还是《资暇集》的作者,而他的《非五臣》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值得学者悉心研究。其中除了对《五臣注》批评之外,李匡文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李善在向朝廷献注后又对它进行了四次修改。

《文选》的流传历史一直是一个极度复杂和困难的学术课题。当我于四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文选》时,唯一一部详细的有关版本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博士(1894—1959)的著作。他在1959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一百多页的《文选诸本的研究》作为他的《文选索引》的引言。虽然斯波的著作很有帮助,但书中引用的材料局限于日本这个斯波能够接触到的范围里。因此,有许多存藏于日本以外图书馆的重要刻本和写抄本,没有被列入斯波的书。

在斯波六郎以外,第一个对《文选》做出全面性研究的学者是北京大学的傅刚教授。傅教授于199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曹道衡教授(已故)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昭明文选研究》于200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他的研究中,傅教授对《文选》编纂的背景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包括汉魏六朝著书、编集动因、编集体例、编集撰人例、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齐

梁文坛的创作与批评。在充分掌握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傅教授开始着手讨论《文选》中更加重要的问题,例如《文选》的编者及编纂年代、《文选序》对文体的认识、《文选》的分类、《文选》收录标准,以及《文选》与《诗品》、《文心雕龙》的比较。傅教授的研究同时还包括了一些关于《文选》文体的详细讨论,其中包括了赋、诗、文三个种类。在我看来,傅教授对于这些题目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在单本书中最透彻和全面的。这本书是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所有研究生都必读的课本,我201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文选》讨论课的时候也不例外。

傅教授于1996年在北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在这期间他对《文选》版本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其成果于2000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确实是一个创新。与斯波六郎1959年的版本研究不同,傅教授能够亲自调查大量中国国内及海外的《文选》写本、抄本和刻本。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细心地比较《文选》的各种版本,并验证了《文选》不同版本的产生时间和可信度等重要信息。这项任务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选》具有精深的知识,还要求其熟知中国和东亚的版刻历史,以及能够阅读古代写本的能力(很多写本、抄本都存有异体字和俗体字)。傅教授拥有以上所述的所有能力,并且还具有与《文选》一书相应年代文学史的全面知识。

傅教授于2000年出版的超过400页的关于《文选》版本的著作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文选》学史中的书目文献,包括从《史志目录》、《官修目录》和《家藏目录》中可以获得的各种信息,以及《文选》在明清时期的刻印史。傅教授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文选》版本叙录,这部分包含的版本目录按写本、抄本和刻本三部分归类。写本部分详细叙录了十六个出自敦煌和吐鲁蕃的写本,以及收藏在日本的《文选集注》。抄本部分则包括了对日本所藏5个《文选》抄本所作的颇具价值的叙录。在刻本部分里,傅教授仔细考证了《文选》自宋以后最重要的刻本,包括北宋天圣明道本和以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年)秀州本为基础的韩国奎章阁六家本——这些没有被充分研究过的版本。

傅教授此次新版书除包含了上述内容外,又增加了他最近十余年所撰写的有关《文选》版本研究的新内容。比如他增加了一篇关于《文选》学史的长篇论文,简洁而又深入地述写了中国、韩国、日本的《文选》研究史。傅教授曾在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及日本等地长时间进行教学和研究,所以他对这些地方的学术情况相当了解。他的新书还包括两篇关于日本抄本的长篇文章:一部收藏在爱知县丰田市猿投神社的抄本;另一部曾属于京都西园寺家族,现藏于宫内厅(皇室)的抄本。猿投神社的抄本有两个版本,都属于镰仓时代:1281年的弘安本和1302年的正安本。这两个抄本都保存了《文选》中的卷一,即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傅教授指出《西都赋》中有一句在所有刻本里都写作“度宏规而大起”,但在弘安本里写作“庆宏规而大起”。对此现象傅教授敏锐地评论道:“弘安本《西都赋》中‘庆宏规而大起’一句,具有特别的文献价值。据我们现在所见的抄本和刻本,‘庆’字都作‘度’,后代学者考订认为萧统《文选》原貌该作‘庆’,但均无证明,今得弘安本足以证明了。”仅此一例便足以证明,《文选》版本学在《文选》研究中对于查证每一个字的正确解读的重要性。作为《文选》的英译者,我必须严谨地对待每一行里的每一个字,因此,我非常感谢傅教授在他的书里提供了如此重要的信息。

在傅教授的这本修订版新书中,另一个新增的内容,是一篇对备受争论的《文选集注》这个写本涉及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详细讨论。《文选集注》原有一百二十卷,但只有区区二十多卷留存下来。手稿的一部分被保存在日本各地,罗振玉(1866—1940)曾对其中的十六卷进行拍照和影写。1934年至1941年这段时间,残存写本的二十三卷曾以《旧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书名在日本印行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又据以将现存的残卷汇总出版,由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负责编辑。

学者们无法就这部《文选》版本的时间和出处达成一致。周勋初认为《文选集注》出自唐代,例如他指出文本里面只避了唐朝前两位皇帝李渊(高祖)和李世民(太宗)的讳,而没有避李显(中宗)、李隆基(玄宗)或宋朝的任何一位皇帝的讳。此外,某些字如“闭”和“恶”一类字的书写方式与唐朝的书写体一致。所以,周教授的结论是《文选集注》当出自中唐时期。

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的陈翀教授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文选集注》的编纂者是平安时期的诗人学者大江匡衡(952—1012)。傅教授对上述诸观点及涉及的所有材料,甚至就更多相关的材料作了考察和评论。对于陈翀的假设,傅教授

写道：“此说是近年来关于《文选集注》作者研究新成果，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还要多方面考察。”这是一个傅教授对复杂问题采取谨慎态度的很好的例子。我想鼓励傅教授在不久的将来写出一部与《文选集注》研究相关的专著。

我非常高兴中国的出版社重新出版傅教授的《文选》版本研究，这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出版的最重要的《文选》学著作之一。有了这部修订版，之前未能获得这部珍贵作品的学者和图书馆，就可以从它丰富的书目文献材料和傅教授敏锐的洞察力及渊博的知识中获益。傅教授于新版中增加的材料尤为可喜，主要因为它提供了关于只有在日本才能接触到的写本的信息。我真诚地希望傅教授将会继续他对《文选》版本的研究。

美国华盛顿大学亚州语言文学系教授
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康达维 (David Knechtges)

2014 年夏

目 录

第一章 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	(1)
第一节 史志著录的《文选》版本	(1)
第二节 官修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7)
第三节 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26)
一、宋代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27)
二、明代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30)
三、清代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36)
四、近现代家藏目录中的《文选》版本	(49)
第四节 《文选》版本在明清的存藏和流传	(69)
一、《文选》版本在明代的存藏和流传	(70)
二、《文选》版本在清代的存藏和流传	(78)
第五节 《文选》学史	(90)
一、隋唐至明清的《文选》学研究	(90)
二、20 世纪《文选》学研究	(101)
第二章 《文选》版本叙录	(115)
第一节 写本	(116)
一、永隆本《西京赋》(伯 2527 号,伯 2528 号)	(117)
二、东方曼倩《答客难》和扬子云《解嘲》(伯 2527 号)	(121)
三、沈休文《恩倖传论》至范蔚宗《光武纪赞》残卷(伯 2525 号)	(122)
四、任彦昇《王文宪集序》(伯 2542 号)	(124)

五、王仲宝《褚渊碑文》(伯 3345 号)	(125)
六、陆士衡《演连珠》(伯 2493 号)	(126)
七、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伯 2707 号,伯 2543 号)	(127)
八、谢灵运《会吟行》及乐府八首(伯 2554 号)	(127)
九、李萧远《运命论》(伯 2645 号)	(128)
十、颜延年《阳给事诔》(伯 3778 号,斯 5763 号)	(129)
十一、陆佐公《石阙铭》(伯 5036 号)	(130)
十二、王仲宣《登楼赋》(伯 3480 号)	(130)
十三、成公子安《啸赋》(斯 3663 号)	(130)
十四、左太冲《吴都赋》(Дх01502)	(133)
十五、《文选序》(吐鲁番写本)	(134)
十六、《文选集注》	(134)
第二节 抄本	(139)
一、古抄《文选》残二十一卷	(139)
二、古抄《文选》卷七	(141)
三、九条家本	(142)
四、观智院本《文选》卷第二十六	(145)
五、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卷第二十	(145)
第三节 刻本	(147)
一、李善注本	(148)
二、五臣注本	(163)
三、六家本	(173)
四、六臣本	(178)
第三章 《文选》版本考论	(183)
第一节 国内藏本研究	(183)

一、论李善注《文选》版本	(183)
二、《文选》李善注原貌考论	(207)
三、永隆本《西京赋》非尽出李善本说	(233)
四、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	(242)
五、关于近代发现的日本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	(252)
六、《文选》三十九类说考辨	(258)
七、从《文选序》几种写、抄本推论其原貌	(265)
八、《文选》敦煌写本研究	(277)
第二节 国外藏本研究	(311)
一、《文选集注》的发现、流传与整理	(311)
二、日本猿投神社藏《文选》古写本研究	(348)
三、日本宫内厅藏《文选》古写本卷二研究	(367)
四、据日本现存写抄本讨论刻本前的《文选》面貌兼论写本与刻本的关系	(383)
五、俄藏敦煌写本 Φ242 号《文选注》发覆	(398)
六、论韩国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	(415)
附录	(430)
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兼论宋本《乐府诗集》《陆士衡集》的 编辑与《文选》的关系	(430)
一、陆机《挽歌》原貌	(430)
二、《乐府诗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	(433)
三、《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	(434)
四、从《挽歌》三首异文看《文选》早期版本情况	(436)
日本宫内厅藏九条本《文选》研究	(439)
一、九条本概貌	(439)

二、九条本研究概说	(445)
三、九条本旁注引用《文选集注》的价值	(446)
四、九条本同于李善本(尤刻)之讨论	(448)
九条本与《文选集注》及相关刻本校记	(455)
主要参考文献	(476)
主要人名索引	(495)
主要书名索引	(502)
主要词语索引	(508)
后记	(514)

第一章 历代《文选》版本著录汇考

第一节 史志著录的《文选》版本

本书讨论的《文选》版本,主要指萧统所编三十卷本和唐李善以及吕延济等五臣注本。这是因为萧统原本早已佚失,赖以流传并为后世所研究、学习底本的只有李善注的六十卷本和吕延济等五臣注的三十卷本。《文选》版本见录于史书经籍、艺文志,自《隋书》始,其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并有记录。史书经籍、艺文志是官方藏书及当时撰述的著录,因此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同时,由于朝代更替或内乱扫荡,古代藏书大量遗失,后人欲考镜学术源流、察知古书原貌,于是不得不依靠史志。唐代刘知几批评前代目录学所说:“《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辈,莫不各逾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书,宜其辄简。”(《史通·书志篇》)这实在是时人嫌其繁复而后人却怨其简略了。假使如刘知几所说,史书取消书志,则我们现在对于古代已散佚之书,恐怕难以考知端倪了。尽管现在史志著录还很简单,但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对书籍在各朝代的存在情况和流传情况进行学术研究,对每一种书版本的变化有清楚的了解。这一特征在《文选》版本研究中尤其突出和重要。以下依时代顺序著列各史志关于《文选》版本的目录:

《隋书·经籍志》四卷 唐长孙无忌等奉敕撰 (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本)